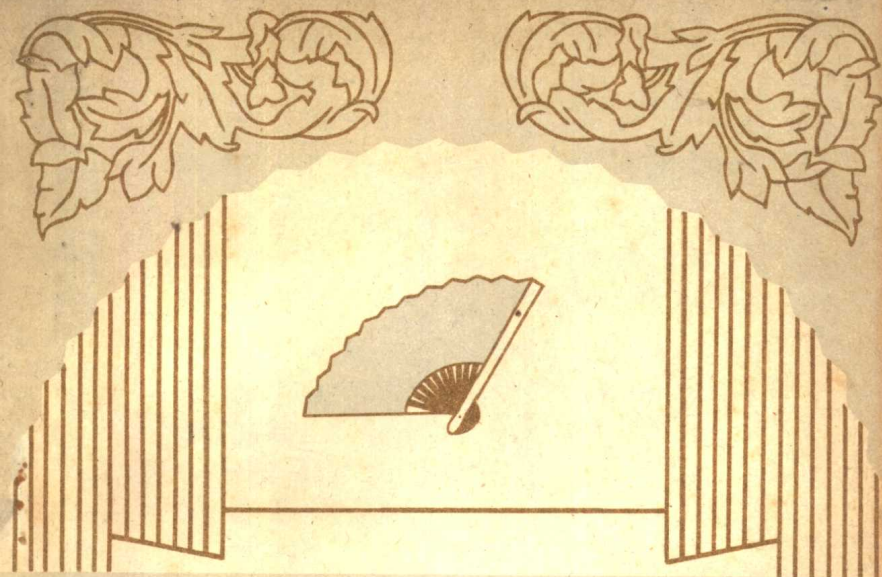




画

像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編

农村讀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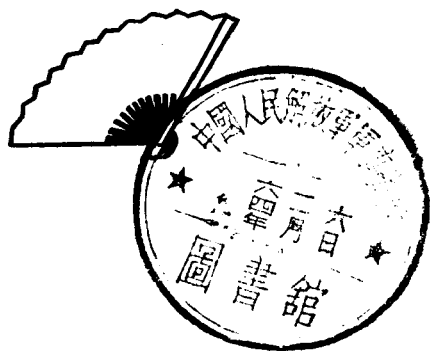


2 038 1097 4

相 声 集

画 像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編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 内 容 说 明 ·

这个集子包括四篇相声。《画像》說的是画家給一位劳动模范画像的故事。为了掌握劳动模范的特点，画家碰到許多困难，打了許多主意，也出了許多洋相。但他终于深入了解了劳动模范的精神面貌，把像画成了。《追車》說的是一个爱騎自行車的人。他为了买车、騎車，在旧社会和新社会碰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遭遇。《万紫千紅繞营房》通过营房周圍一片万紫千紅的景象，歌颂了人民解放軍一手拿枪、一手拿鎗的光荣劳动。《婚姻与迷信》說的是旧社会举行婚礼时的一套清規戒律。那里边充滿了封建迷信，把新娘子折腾得一塌糊涂。

画 像 (相声集)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編 (北京王府大街 64 号)

农村讀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1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frac{1}{2}$ · 字数 23,000

1963年11月第1版 · 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印数 00,001—50,000

統一书号: T10168 · 25

定价: (四) 一角三分

目 录

画像 (对口相声)	馬 季 (1)
追車 (单口相声)	李凤琪 (20)
万紫千紅繞营房 (对口相声) ...	陈健民、宛玉波 (29)
婚姻与迷信 (对口相声)	侯宝林 (37)

画 像

(对口相声)

馬 季

甲：您能看得出来我是干什么的吗？

乙：我可看不出来。

甲：我是个画家。

乙：你呀！

甲：你看我这眼睛还看不出来？

乙：画家眼睛有什么特点？

甲：你仔細看啦。

乙：看不出来什么！

甲：我这两眼睛一边一个。

乙：廢話！长一块儿成偏口魚啦。

甲：我是說我的眼光敏銳。

乙：就您这对儿眼睛还敏銳啦？

甲：告訴您，我受过专科学校的教育，我是我們学校的高材生。

乙：你是哪学校毕业？

甲：就那个最高的美术学院。

乙：哪儿呀？

甲：北京化工学院。

乙：嘻！化工学院？

甲：啊！画画的得练功吗？

乙：噢！画画儿的练功就上化工学院，相声练功得上相工学院！

甲：那什么学院？

乙：美术学院。

甲：是啊！原来我上美术学院，后来老师说我的成绩突出，转送我化工学院继续深造。

乙：没听说过。你的画怎么样？

甲：也就是挥笔作画，得心应手，纵横涂抹，技巧纯熟。

乙：这么一说，你有了一定的成就啦？

甲：可不敢那么说，反正全国著名的几位画家，像潘天寿、傅抱石、王式廓、华君武等人，我比起他们来，可以说是等价交换。

乙：什么叫等价交换啦？

甲：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各有所长。

乙：噢，你说华君武有什么特长？

甲：他是漫画家，他的画讽刺幽默，战斗性强。肯尼迪出浴图，就那么几笔，肯尼迪那伪善面目就出来了。

乙：对！这潘天寿啦？

甲：他画的花鳥比活的花鳥还可爱。

乙：傅抱石？

甲：他的山水画最有特色。他和关山月合作的
《江山如此多嬌》气魄多大！

乙：王式廓怎么样？

甲：他画人物肖像拿手，形象生动感人。

乙：你怎么样？

甲：我也是画人物像的，除去形象生动，深刻感人
之外，最大的特点……

乙：是什么？

甲：画誰不像誰。

乙：噫！你不会画。

甲：你这人太实在！这是一句客气話。真画誰不
像誰，我怎么进化工学院的！

乙：你就別提这个了。你都画过什么画？

甲：像那个名馳中外的《开国大典》，知道吧？

乙：啊！知道。那是你画的？

甲：人家画的。

乙：你提人家干嘛？問你画的什么？

甲：我这儿正画一位劳动模范。

乙：哪位？

甲：張富貴。

乙：噢！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山东文登县高村公
社社长，兼富貴大队队长。这人最大的特点

是当了二十年的模范，一直带头参加劳动，是一面不褪色的红旗。

甲：你对他很熟习？

乙：报纸上介绍过。

甲：在你的印象里张富贵是个什么样的人？

乙：那还用问！膀宽腰圆，粗眉大眼，圆脸膛，大高个，走路来嗖嗖带风，咳嗽都喇叭乱响。

甲：你说这是李达吧？

乙：对！跟李达差不多。

甲：像话吗？

乙：那你说什么样？

甲：普通农民形象，经常穿件白布衫，黑裤子，两道浓眉，一张笑脸，手里不是拿锄，就是拿镐。

乙：张富贵不是干部吗？还拿锄、镐干什么？

甲：干部参加劳动，张富贵一贯做得很好。他不但和社员一起干活，还抢重活干，赶早干，挤空干，包活干。社员都叫他“闲不住”。

乙：那你这张画得把他闲不住的特点画出来。

甲：唉！我倒霉就倒这“闲不住”上啦。

乙：怎么回事？

甲：我当天去没见着面。

乙：那是没在家。

甲：上山干活儿去了。

乙：那找他们队部。

甲：队部大門鎖着哪！上边有个紙条：“办公時間晚上九点至十点。”

乙：那你就等着吧。

甲：晚上九点真回来了。我跟他說准备呆一个星期，給他画个像。他冲我一乐。

乙：同意了。

甲：別画了。

乙：怎么別画了？

甲：“我沒干出什么成績来，参加劳动，这是我們劳动人民的本色。”

乙：他那是謙虛。

甲：我說这次来的任务就是画个像，我一定要画。

乙：他說什么？

甲：“那行，你得跟我上山先干几天活去，現在地里活多呀。”

乙：对！張富貴同志閑不住嘛，坐屋里画一个星期像，他哪儿有工夫啊？

甲：我一想先干干活儿也好，体会一下他的內心感情。

乙：唉，这对你画画儿很有好处。

甲：对！跟他一块儿去，他干什么我干什么。

乙：你可別跟他比着干，你受不了。

甲：嗜！怎么也坚持啦。第二天鸡一打鳴我就起

来了。这叫笨鳥先飞，等張富貴上山我这就完啦。

乙：对！

甲：到山上一看，有个黑影鋤上地了。

乙：是張富貴吧？

甲：我問：“唉！你是不是張富貴同志？”“噢！不是我呀。”

乙：不……

甲：“那么你是誰？”“我是他。”

乙：这怎么說話呀？

甲：張富貴跟我开玩笑啦。

乙：嘿！

甲：我起的早，他比我还早。

乙：就赶快干吧！

甲：对，跟着他干。他干什么我干什么。

乙：他扛鋤。

甲：我也扛鋤。

乙：他上山。

甲：我上山。

乙：他鋤地。

甲：我鋤地。

乙：你干得过他嗎？

甲：第一天还凑合，第二天我就不行啦。

乙：怎么？

甲：他起床，我剛睡着。他下地，我也沒人叫。他做完活兒，我不知道。他回家，我直唉喲！

乙：你唉喲什麼呀？

甲：我腰酸腿疼啊。

乙：沒鍛煉過嘛！

甲：休息一天，到第三天緩過來，我一想，鍛煉也鍛煉啦，和張富貴也一塊勞動過啦，開始畫吧。

乙：這就畫啦？

甲：張富貴這天早上沒出去，我請他坐下來，我坐他對面，打開畫箱，拿出畫筆……

乙：你就開始畫吧。

甲：還是畫不成。

乙：為什麼？

甲：他“閑不住”哇！剛鋪上畫紙，削鉛筆這工夫，“馬同志，你先削着，我到地里望望去。”

乙：他干什么去了？

甲：地里轉個圈，看看活兒安排得怎麼樣？

乙：真能抓時間。

甲：一個多鐘頭才回來。

乙：這回可以畫了。

甲：還是畫不成，我这手直哆嗦。

乙：那是緊張的。

甲：稍微定定神。

乙：定吧！

甲：“馬同志，你先定着，我場上瞧瞧。”

乙：又干什么去了？

甲：場上垛麦子去了。

乙：嘿！一会儿都閑不住。

甲：又一个多钟头。

乙：这可以画了吧？

甲：还是画不成。我得观察他一会儿，抓住他的特点吧？

甲：“馬同志，你先抓着，我队里瞧瞧。”

乙：沒听說過。他走了你还抓什么呀？

甲：我抓瞎吧！后来我使了个穩軍計，让他一步也走不了。

乙：什么办法？

甲：他一坐那儿，我一边画一边不住嘴儿跟他聊天。

乙：这是好办法。可聊什么呀？

甲：沒題目，想什么說什么，主要是为了画画儿。

乙：那就聊吧。

甲：“張富貴同志，我还忘了問您啦，您貴姓？……

乙：有这么問的嗎？

甲：“……您这大队生产搞的多好哇……也喂奶羊啦……头抬一抬……像您这儿的小公羊一

天能挤多少牛奶？”

乙：你这都是中国話嗎？你还是另找个題目聊吧。

甲：我一想，跟他聊画画儿：“張富貴同志，您看行不行？”“行，没什么問題，你甯管了。”“我怕完不成任务哇。”“你走后，我再干会儿就补过来了。”“您看底下是不是粗了！”“粗好！粪肥上的足。”“不是！我看着好像矮点儿。”“这庄稼长不高。”“这样可不太均匀。”“剛种都这样，一間苗就齐了。”“嘻！我說的是我这張画。”“是啊，你这話我句句都懂。”

乙：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我們俩說不到一块儿去。

乙：是啊！你关心的是画画儿，他关心的农业生产。

甲：甯管怎么样，就这样一边画一边聊，輪廓算勾出来了。

乙：那就好办了。

甲：不好办！怎么看怎么不像。

乙：为什么？

甲：我把眼睛画臉外头来了。

乙：你这叫什么画画儿的！

甲：不能怨我。

乙：怨誰？

甲：怨張富貴閑不住。

乙：他不是坐下来让你画了嗎？

甲：是啊！坐这儿那眼珠老轉。

乙：那是想事哪。

甲：我拿着画笔追他这眼珠……唉！……蹭！……
画出来了。

乙：那还行啊！重新画吧。

甲：画不了啦。

乙：張富貴同志又走了。

甲：倒是沒走，可越画越不敢下笔。

乙：可惜你这画家！怎么画人，連我都知道一点，
画脑袋是橫三豎五，全身是立七坐五蹲三半。

甲：橫三什么意思？

乙：画人的規矩呀！脑袋橫着分三半，上面是額
头，中間画鼻子、眼，下面画嘴。

甲：豎五啦？

乙：豎着分五半，五个眼那么寬。

甲：立七？

乙：全身立着画七个脑袋那么长。

甲：噢！坐五？

乙：坐着画五个脑袋那么长。

甲：蹲三半？

乙：蹲着画三个半脑袋那么长。

甲：要是趴着啦？

乙：那……誰沒事趴着画像啊。

甲：你說这是画人的一般規矩。画張富貴可不那么容易。

乙：为什么？

甲：画英雄就要把人物的英雄形象生动的表現出来。

乙：那有什么困难？

甲：張富貴这臉膛就不好画。

乙：怎么办呢？

甲：張富貴从小受苦，十三岁起，給地主放牛种地，吃不飽穿不暖。一九四〇年家乡解放，彻底翻身，做了新社会的主人，他想想过去，看看今天，渾身是勁儿，一心要以劳动报答党的恩情，拼命干活儿。他虽然飽經風霜，但总露出幸福的笑臉。你說这副臉膛怎么画，上什么顏色？

乙：那还上什么顏色？肉皮就是黃的。

甲：你去看看張富貴，是一副黑臉膛。

乙：那就再上点黑。

甲：但又透着紅。

乙：那就再抹点紅。

甲：紅里还衬着紫。

乙：再涂点紫。

甲：我是画張富貴呀，还是画寶尔敦啦？

乙：是不好画。

甲：張富貴一抬头，你看那臉膛跟铁鑄的一样。

你当画你哪，人家铁鑄的。

乙：我呢？

甲：面捏的。

乙：面人啊！你甭拿我跟英雄比。

甲：你說我怎么画？

乙：那你就先画容易的地方，画眼睛。

甲：眼睛更不好画了。古人曾經說過……

乙：古人？

甲：晋朝大画家顾愷之就认为：傳神写照，妙在阿睹。

乙：什么意思？

甲：也就是說，眼睛画好，人物才能傳神。

乙：噢！这么重要。

甲：也就是說，眼睛是灵魂的窗戶。

乙：嚯！

甲：也就是說，眼睛乃五官之首。也就是說，眼睛在鼻子上边。

乙：廢話！

甲：从这句名言里可以看出眼睛之重要，何况張富貴这双眼睛又和别人不一样。

乙：他这眼睛又有什么特殊的？

甲：張富貴同志能看到：干部参加劳动，才能深入

群众，及时宣傳党的方針政策，更好地执行党的方針政策。你看看人家这眼睛看得多高！我怎么画？

乙：他看得高，那你就画他那眼珠儿朝上。

甲：朝上？可是張富貴同志又能看到：干部和社員一起劳动，才能在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和社員打成一片，才不会蜕化变质，才能真正的和群众亲如手足，团結无間。眼睛光朝上行嗎？

乙：不行！那就画眼珠儿朝下。

甲：朝下？張富貴同志又能看到：干部不单純为劳动而劳动，而要通过劳动才能看到、听到、作到、說到，才能正确的指揮生产，才能不犯主观主义，才能更快地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朝下行嗎？

乙：那得朝前啦。

甲：又朝前了？可是，張富貴同志又能看到：今天的干部是党和群众之間的紐帶，不是特殊阶层。劳动人民不劳动就是忘本，就要变质。張富貴同志能經常回头看看过去如何受苦，眼珠光朝前行嗎？

乙：那画眼珠朝后。

甲：你怎么淨胡出主意哪？

乙：張富貴这双眼睛这么难画，你就先不画眼睛，